

普京绯闻女友 将执掌传媒集团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前体操奥运冠军阿丽娜·卡巴耶娃15日提交申请，要求提前辞去议员职务，以出任“国家媒体集团”董事长。卡巴耶娃曾多次和总统普京“传出恋情”，她担任新职务的消息立即在俄罗斯引起轰动。



印度小牛长3只眼 被民众尊为湿婆膜拜

印度南部惊现一头长着3只眼的小牛，被当地人视为奇迹和印度神湿婆(Shiva)的化身。许多人甚至不顾路途遥远前来朝拜。



英举办夏洛特女王舞会 名媛汇集场面奢华

夏洛特女王舞会被称为伦敦社交季顶级舞会，参加舞会的客人都是名门贵族17到20岁的年轻女孩。每位参加舞会的女孩都要花费数千英镑的门票费用，最终才能在舞会上展示她们的美丽、优雅以及娴熟的社交技巧。



民调显示六成法国人 希望奥朗德辞职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2%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奥朗德应该辞职，其中包括他所在的社会党的近1/4的支持者。奥朗德前女友瓦莱丽日前发布的回忆录让他声名狼藉。

新闻关注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他本为人低调的一介书生，遽然离去，却惊动四方。其影响何以能超越学界？因为他不脱离时代，研究关乎社会，关乎人心；因为他怀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爱国情感。长幅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乐地奈何哲人已去 辅新命会通中西人极明四海同心信哉德业长存”，是对他一生的勾勒。他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

汤一介：让高阁学问芬芳人间

□ 本报记者 卢昱 逢春阶

9月15日上午，北京晴空如洗。

上午9时许，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内，伴着莫扎特的《安魂曲》，来自境内外的千余名各界人士，垂首肃立，送别汤一介先生。

我们在现场看到，告别队伍里，有来自哲学界的著名学者陈鼓应、楼宇烈、羊涤生、陈来等，有来自佛教界的北京广化寺方丈怡学法师、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法师，有专程从美国、韩国赶来的先生的弟子，还有从北京丰台赶来的退休工人。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写就“哲人其萎”四字送老友兼学长，92岁的老同事、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杨辛先生则用“春蚕吐丝尽，玉锦流芳长”寄托哀思。

在告别仪式开始前和结束后，汤先生的学生、同事、朋友，不约而同地回忆着与汤先生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不只“照着讲”，还要“接着讲”

“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子住，汤先生当时喊我‘小妹’。后来，在治学上，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走了，我感到非常痛心。”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回忆道，“汤先生从不保守，与世界不隔膜，不脱离时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很接地气。”

学问再高，不落地，就不能生根；不生根，就不能发芽、开花、结果。让高阁中的学问芬芳在人间，汤先生一生不遗余力。

诚如汤先生所言：“我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

汤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清光绪十六年进士，一生以教学为业，为后代留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父亲汤用彤，是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国学大师。汤一介生就一颗善于思考的大脑。他晚年曾回忆：“19岁的时候我看到林庚写了篇《生》，觉得他认识不够深刻，就写了篇《死》。我说母亲一生下我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坟墓。除此之外，我还写了《论善》和《论人生的意义》。对于人生的意义的理解，那时我写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直到今天，我的思想都没有改变，还是宁愿选择做烈焰。”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汤一介不停追问、不停思考的黄金时期，十年浩劫席卷神州。他又自动或被动地卷入，一生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被浪费掉了。

知耻而后勇，汤一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步入学术正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首陶渊明的诗，是那时汤一介在北京大学讲授“魏晋玄学”时喜欢吟诵的。汤先生的学生、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至今还记得1985年第一次听汤老师讲课后，自己生发出的一些顿悟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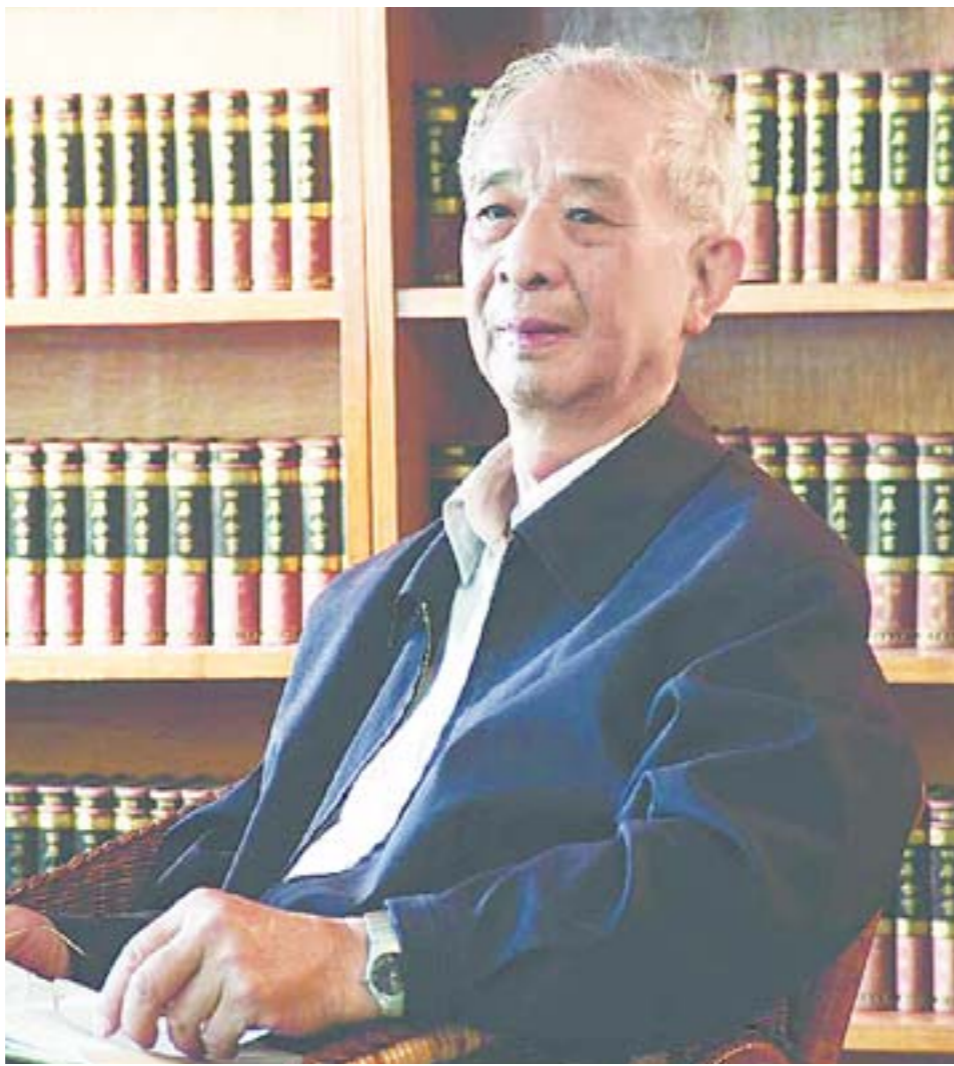
1983年，《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学界关注。专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为基础，把魏晋玄学五个时期相互发展与继承的关系，同时与黑格尔“把哲学史比作圆圈”的思想相联系，甚是新颖。

“汤先生在方法论上，彻底打破要么模仿西方的教条，要么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的路径。他几乎在所有涉及的研究领域，都开辟了新天地。比如我们做道家道教研究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他那发展而来。一切现代代，首先是观念上现代化，汤先生走在时代前面，给我们一种现代化的洗礼。”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强昱介绍道。

此后，汤一介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中西哲学的比较上。“汤先生自称是一个始终对哲学问题有兴趣的人。他的哲学史研究都是针对社会，针对时代的。他研究的所有问题都贯穿一个立场——汇通中外古今，并力求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一种思想形态，来消解我们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多元文化中所出现的矛盾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领域。”强昱这样评价他的导师。

“我与汤一介、乐黛云先生有30多年的交情，汤先生去世了，我痛失良师益友啊。”潍坊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专家刘献彪在电话中说，刘献彪最后一次见到汤一介先生是2008年6月2日，他邀请汤一介先生来潍坊参加“新时期比较文学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首场发言中，汤一介教授探讨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下，中国现代哲学应该注意的三个“接着讲”的问题。

刘献彪先生已经卧病在床，为不能赴京告别汤先生而扼腕。他回忆说：“汤先生说，哲学思



想的研究不能只是‘照着讲’，还要‘接着讲’。一是接着中国传统讲。怎么说呢？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中国哲学大量吸收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界先有熊十力、张东荪，后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他们的哲学是‘接着’中国传统讲‘讲’，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来讨论和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二是把中国的思想融入西方思想，‘接着’西方思想来‘讲’。要创建中国解释学，就是能否把中国解释经典的思想资源引入到西方解释学中，而创造出中国化的解释学。最后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分析哲学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重新燃起火焰”

“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家真精神得以‘重新燃起火焰’”这是汤一介先生反复讲的观点。

重燃火焰，还需多加“传承”与“创新”两把柴火。“传承”必须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唯此它才能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力；“创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给儒学理论以合乎时代要求的诠释。

汤先生晚年，开始关注文化传统“流向”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对他启示颇深：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虽在地理上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之处。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而当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正呈现出一种独立性，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在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要回到自己的传统上来。中国该何去何从？是不是也应该回到自己文化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向前发展呢？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针对此提出“新轴心时代”——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

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

“汤先生研究儒学道，最核心的，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一种根基。”王博分析道，在这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中国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有了一种创造的希望。“每个时代之间都有传承与创新，今天也是如此。汤一介提出新轴心时代，我认同他这个观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评价说。

对中华传统文化如何传承、弘扬，汤一介有着清晰的思路。“汤先生认为，我们要从历史和文化中汲取力量，必须‘反本开新’。‘反本’就是反观哲学源头，对传统了解得越深入，就越有面对新时期的强大生命力；同时还要‘开新’，要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合乎时代的新解释，不断提出新的哲学问题。”强昱介绍道。

汤一介一直在积极寻求让中国传统思想走向世界，与各国思想进行对话。“1987年，汤先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哲学大会上，指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要达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的境界。”王博介绍道，汤一介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和谐，天与人、人与人、情与景要和谐，不是非得“东风压倒西风”，这为中国哲学建构新的范畴体系。

“汤先生看问题始终超一般人的思维，高屋建瓴，极其敏锐。先生的著作、上课时的教导、会议里的发言，都给我们非常多的启示，在关键点的启示。”强昱分析道。

三大宏愿，唯一愿未了

今年5月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大考察，87岁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从自己的研究室走出来欢迎总书记，习近平快步迎上去，走入研究室，同他促膝交谈。汤一介介绍了编纂大型国学丛书《儒藏》的情况，习近平问他有什么困难和需要，赞扬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

宋代以降，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唯独没有编纂过《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于是，汤一介不顾辛劳，在76岁高龄毅然决然提出编纂《儒藏》，秉持着“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肩负起了这项盛大的文化工程。

此项工程将于2025年结束，约10亿字，规模超《四库全书》。

遗憾的是，浩大工程正在紧张地编纂中，汤先生却走了。他的三大宏愿，唯一一愿未了。

另外两个宏愿，一是出版《汤用彤全集》、二是建起汤用彤纪念馆。《汤用彤全集》已于十五年前出版。在汤先生逝世前一天，湖北黄梅的汤用彤纪念馆开馆典礼也如期举行。

作为汤用彤的哲嗣，汤一介为整理出版父亲的著作，可谓呕心沥血。汤用彤接通华梵、熔铸今古、会通中西的学术贡献和宽厚待人、不累于物的高尚品格，被汤一介继承并发扬光大。“我们现代中国佛、道教学术研究，迄今为止，做出成果不被颠覆动摇的，汤用彤可能是唯一的学者。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无法超越的。他的著作，包括很多思想上的观念和判断，在今天绝对没有丧失意义和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但他的其他著述，散见各处。出版全集，功德无量。”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李四龙说。

播撒“绝学”的种子

编纂《儒藏》，以期“为往圣继绝学”，而汤一介在1984年与冯友兰、张岱年等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则是播下“绝学”的种子。“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办者很有眼光，把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等先生讲课的录音都保存下来。我那时候在呼和浩特上大学，听到汤先生的录音，成为我研究道教的一个契机。”强昱就此报考了汤先生的研究生，见到先生第一句话是：“我不喜欢研究儒学”。当时汤先生微笑着点头。

著名哲学家陈鼓应先生回忆，汤一介先生的了不起不仅在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他还能够把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学者会集起来，共同为弘扬中国文化做一些事情。每个学者的观点，其实都各不相同，但汤一介先生富有人格魅力，能够团结大家，形成一个热烈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学术繁荣。“中国文化书院那个时候还经常照顾老一代学者，比如为他们过生日，借机研讨学术等。汤先生不仅对于学术界的前辈细心照顾，我初来北方，生活上不太习惯，他都会帮我雇一个助理。我们共同操持过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比如1987年，我们参加了‘文革’后第一个国际儒家学术会议，那是一次真正的儒家学术盛会，全世界研究儒学的著名学者都聚集到了曲阜。我和杜维明、张其成还跟随汤先生一起爬了泰山。台湾提倡传统文化多年，但没有开过这样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改革开放不久的大陆却开成了，我作为研究道家的学者也参与了这次盛会。我和汤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还组织过道家、道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参会的学者多达百余人，像柳存仁、饶宗颐、季羨林、施舟人这些泰斗级的人物统统到会，这样的学术规格以后好像没见过，都是在汤先生的主持下做到的。”

中国文化书院还作了大量普及工作，让学问扎根沃土。比如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当时正逢文化热，一期函授带面授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班，一招生就有12000人。

新时期的文化热正在涌动，坐落在后海之滨的什刹海书院即是一股潮头。“2011年9月28日，我们什刹海书院揭幕典礼。我们有一个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宏愿，想请汤先生来做院长，他欣然应允。他为书院确定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教育研究传承的主题。他当院长之后，还成立了一个学术委员会，下面包含着国内高校的一批学者、专家。”什刹海书院教务长孟佳介绍道。

“作为一个民间书院，我们在汤先生的亲自指挥下，有了整体教学研究的架构，每年都有计划、分步骤地从教育、研究、出版、普及等方面来推进国学教育。比如我们办了14期针对全国的名师校长国学论坛，还有四季论坛、什刹海会讲等学术交流活动，出版了书院的年刊。我们还准备做一系列面向国民的普及读本和书院导师的口述史。”孟佳介绍道。

“先生是大德之人，把全身心投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他有收集剪报的习惯，用塑料袋装着各种报纸、网上打印的资料，内容有国家大事，特别是文化上的举措。汤先生太忙了！他要忙着编纂《儒藏》，还要奔走于学会、书院事务上。今年6月，他抱病最后一次参加书院的学术活动。7月，我去看望他，他还一丝不苟地点拨我们，像要燃尽的蜡烛一般。他走了，对我们书院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孟佳满怀惋惜地向我们诉说着。

“守行蓄德，光前裕后”

“汤先生是谦谦君子，我们的传统美德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学术研究上很严厉，表达观点直白，但待人接物都非常平和。闲暇时也会开无伤大雅玩笑，不刻板，很有情趣。”强昱回忆道。

“作为学富八斗的大家，他办事情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们筹备什刹海论坛时，觉得先生掌舵就可以了，但每年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下次书院的主题讲什么，合适的人选是谁，他都一一点评。包括书院的导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先生一一圈定、打招呼。他说，高水平的书院，一定要把德高望重的大家请进来。”孟佳介绍道。

孟佳还说：“老人家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一次来书院指导工作，我们陪着吃晚饭。正赶上我先生下班路过，汤先生喊他一起来吃饭。我先生是学经济的，在饭桌上，汤先生就经济发展形势、经济危机的影响等问题，一个一个地仔仔细细地问。”

“汤一介祖籍黄梅，与我的导师萧萧父是好友。萧先生曾请他来武汉大学为我们讲过课，因此我也算是汤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说，他用八个字评价汤先生：“守行蓄德，光前裕后”。

汤一介为人师“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文革”中，汤一介一度被打成“黑帮”，遭到研究生的批斗。后来，有些研究生分到外地和农场，他总设法帮助他们调回来。“研究生都比较单纯，他们是有才干的，应该有作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不能由他们负责。这跟他的家风，跟他的儒家修为有关系，他不记恨。”汤一介的夫人、著名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回忆道。

汤一介和乐黛云是未名湖畔的学界双璧。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批斗”，就是她在“劳改”。那时，她每天晚上都坐在北大哲学楼侧面的石阶上，等到11点他接受审查出来。

“当时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再也找不到汤一介。”她曾回忆说。

当他被“隔离审查”，两三周才能回家，在家呆半天就得离开时，她还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而她在乡下“劳改”时，她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同志”这两个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她感到无比温暖。

他和他非常纯真。他生平有一件非常得意的事，就是家里的兔子比羊多。原来，他属兔，她属羊，他们喜欢收集各种兔子和羊的玩偶、摆件。只要看到，不管什么材质，他们都会尽力买回家。他们家里除了书多，就是兔子和羊多。

2005年，他和她共同出版了一本随笔散文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他们在序言中写道：“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现在，小鸟已变成老鸟，但他们依旧在绕湖同行。他们不过是两只小鸟，始终同行在未名湖畔。”

1949年相识，1952年结婚。他和她经历种种磨难，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午后抑或黄昏，他们时常一边绕未名湖晒太阳、散步，一边讨论问题。他会死死地揪着她的衣服，生怕患有腿疾的她跌倒。这一揪，就是半个多世纪。

在汤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83岁的乐黛云身着黑色套装，坐在轮椅上，微笑着答谢来宾。

记者握着乐黛云的手，请她保重，并捎去她和汤先生的老朋友刘献彪教授的问候。乐黛云说，我很好，感谢刘教授牵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你们。

责任编辑 郭爱凤